李忠定奏議
宮

#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

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擧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聞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内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彊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為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

可以必勝與其得志再來之不可以不憂則讒
間遂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
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為
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
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
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
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
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
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
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懇切反

復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
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
絶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
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
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
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熹書其後
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
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
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
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

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仇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濱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致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得備清燕之觀而幸有以當上心則有志

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
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于八十卷之
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淳熙十年十月
丙午既望宣教郎直徽猷閣朱熹謹撰

# 宋李忠定公奏議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擬起居道君太上皇帝御表
擬起居淵聖皇帝御表
公移以下附錄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申省措置酌情處斷招降盜賊狀
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盜賊狀
申督府密院開具沿江州縣合控扼去
處乞軍馬防守狀

卷之十一

詔

卷之十二

論

目錄終

#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一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 時任比部員外

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大於人材所以陶成天下者莫先於士風人材貴於衆多故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士風貴於淳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德歸厚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廣學校以作成之班爵祿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霧集人材可謂衆多矣至於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朝廷有以勸沮之而已狃

於私枉而務虛僞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
虛僞之行莫若奬忠寔以先之志在表襮而尚
浮華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浮華之習莫
若舉惇朴以鎮之急於進取而事奔競此士風
所以未厚也欲士無奔競之操莫若崇靜退以
率之夫忠寔惇朴靜退之士非內有所養而見
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內有所養而能見善明
用心剛者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
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徇情於流俗之間哉臣
愚伏望聖慈親灑宸翰詔二三大臣進用人材

必以激勸士風為先務獎忠寔而察虛僞擧惇朴而黜浮華崇靜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擧歸於忠厚之域此宗社無窮之計也

論水灾事乞對奏狀 時任起居郎

右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渰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分遣官吏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通驚懼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距汴堤停蓄深

廣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以宗廟社稷之靈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淹緩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羣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来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虗發必有感召之因灾害未易禦必有消弭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祖宗每遇灾變亦降詔求言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其說因衆智協衆力

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閤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聖慮之萬一伏候勅旨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右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為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得閤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

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蠢謏聞孤立寡與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為心比見積水暴集逼通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盛意犯隆旨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為臣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灾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為能遇灾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湯於旱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灾以為福易沴以為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

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卒人心惶懼遠邇震驚幸賴宗社之靈陛下膺筭之審屢降御筆處分䟽導勢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罹其灾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謂水灾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為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固隄防寅念天戒益以修省不可忽也臣愚惷不揆輒復妄發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原二曰折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

為之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潦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為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蹊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注澇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得接連而下可以為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竊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為長隄以濟其意蓋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

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堤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堤以為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為之阻也為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為固者隄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易河防隄防日朘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則距清汴纔

百餘步去冬危殆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激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又可不為之深慮哉臣愚顧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料敢有抽差轉易者必置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白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蓄損傷苗稼不可以數計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蹠

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切慮州縣監司未能悉奉行也願詔諸路應被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帑廩匱乏迨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宸衷凡營繕

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充國用以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耳裕民豐財莫是為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為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為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寖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

給靜以思之可為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
裁蠶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疆幹
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
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為何
不留意而獨為懍懍也養兵足國莫是為急臣
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
要務顧臣智術淺陋文字荒踈言不足以達意
惟陛下裁察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
望賜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
賜斧鉞之誅輙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幾芻蕘之

言有補萬一仰裨盛德

貼黃

臣伏以暴水之災理不虛發在廷之臣瘖默取容無肯奏知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之意者不勝憤懣嘗罄狂愚冒瀆聖聰今又不能自已輒復妄發伏望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用嚴守衛以弭寧災害大慰天下之望避殿損膳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己以詔萬方親御六龍率羣臣負土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誅水官之

不勝任者以正與亦擇材智驅策之與共患難所以收士用也輟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併卒伍而部分之以備不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既具又在陛下修會中之誠感動天地如此而災害不弭和氣不臻未之聞也臣不勝惓惓盡死節惟陛下裁察

謫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臣綱言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都外積水不當准告授承務郎差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已到任訖囊封奏御仰冒雷霆之威

宸筆正刑尙寬斧鉞之戮罪深譴薄感極涕零
中謝 臣聞明目達聰者君之經陳善責難者臣之
義惟君聖而臣直則道交而志通故雖帝王極
治之時必有骨骾敢言之士臣獨何者竊慕其
風以猥賤樸鄙之資玷清切高華之選儻遇事
而懷祿寔處朝而靦顔一時隄防失虞水潦暴
集方詔令之旁午見睿智之焦勞而臣仰荷眷
知每懷補報思慮倉卒雖徇國而忘身學識迂
踈誠私憂而過計念戇愚之妄發知罪戾之難
逃一冊褫官蒼黃去國蟠坳載筆夢想雲龍之

遊劍浦征商分甘莞庫之役夫何孤陋亦荷保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兼容至明旁燭隣臣狂猲自取顛躋察臣精誠本非沽激特屈憲章之峻俾霑廩食之優臣敢不銘佩隆恩誓堅素守忠孝雖並立徒深將父之懷節義為大閑益勵愛君之志

謝復官表

臣綱言臣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積水不當降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今月二十二日准告敘復承事郎差遣如故

已望闕謝恩祗受訖海隅遠屛方厪薄而臨深
帝澤霶流爰赦過而宥罪致玆孤陋亦荷甄收
拜賜惟優撫躬增厲 謝中 伏念臣奮身寒苦遭世
隆昌惟造道之弗優致信古之太過誤蒙識擢
躐處高華蘭省爲郎薦膺器使霜臺擧職親被
褒稱奉常贊郊廟之儀左史珥螭坳之筆叨逾
若此報稱謂何自以立有道之朝輒敢效危言
之計雖思慮倉卒腸寔無他然蹤跡飄零孽乃
自作姑從薄謫已荷寬恩豈期謫官之鄕忽拜
復官之命負罪至重雖未削於丹書歷歲纔周

已悉還於舊秩省循既往銘刻何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天德而出寧執古道以御有念一
夫之失職仁聖所矜施三赦以恤刑惷愚爲最
偏憐孤跡曾侍清光還其寄祿之階示以滌瑕
之漸荷恩益腆矢死爲輕再念臣一去形墀屢
經霈澤親年踰於七十喜懼之懷交深庭闈遠
者三千甘旨之奉久闕方聖主隆孝治以善俗
獨孤臣嬰罪戾而向隅興言及茲追咎靡及非
天地父母之德哀而憐之則犬馬螻蟻之誠誰
復言者顧垂日月無私之照獲伸烏鳥欲養之

心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塡溝壑結草為期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宣和七年十二月詔求直言時任太常少卿上封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宣教郎試太常少卿臣李綱謹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故能濟患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力以自助臣愚忘生觸死願效樸忠惟陛下留神幸察臣近以太常職事贊導郊禋竊見陛下祼獻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

横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然臣以謂陛下念祖
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纂神考劬勞
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况於宗社之大本生
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觀陛下
自臨御以来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
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攄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
考之貽謀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
不世之功而甚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
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蹤糧餉有飛輓之勞賂
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羽書押至常勝失守

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髙山深林險阻以為
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為之蕭然
設使犬羊之衆蝟結蟻聚侵邉徼而摩封疆將
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
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
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
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羣策之意臣以庶僚踈
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久抱孤忠考古
揆今參之天人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
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敢忘越

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知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爲最下策者誠爲知言前者不可悔而後者猶可圖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曰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己以收人心者比年以來般運花石舳艫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造器用務極奢巧賜

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娛倍於曩時此皆上
累大德下失羣心蠹耗邦財斬刈民力積以歲
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凡此數事在陛下
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爲甚輕然而寔害天
下之大計於體爲至重斥而罷之一念之頃斷
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臣願陛
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
局省賜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
禁絕如已詔停罷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
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勢稍緩即復施行

要在使衆必信上以照聖德下以收人心可守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来忌諱衆多人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獎乃敢展盡況復摧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爲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爲得計而不敢言待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羣言廣諫益聖

天下之事有不足為者況區區夷狄何足深畏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遯於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弗出平日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仍於明詔中深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廣德聰

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穀以足軍儲者
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為天雖有良將銳卒
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能守也
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敵為持
久之計哉比年以来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
而府庫罄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
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
下於何所取而足内帑已盡取之封樁而封樁
已無取之闤闠斂散之術而榷貨之法已殫取
之横賦暴斂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普節

以為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議失本末先後
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一二而真
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況於
權臣貴戚近倖之臣開端援例以阻壞之有裁
減之名無裁減之寔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
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
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圜
視而起豈不趣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
臣前之所陳既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
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

別項樁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
闌子有不如詔重寘于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
俸給米麥减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
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財以助國用事平旋
行給還在京上戸願進者聽優以官職又詔諸
路漕臣以上供斛㪷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
於淮浙沿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入船星
夜起發以寔中都斷而行之勿為浮議所沮財
穀充牣軍儲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
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

以宰制萬邦役使羣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物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年以来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東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

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
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
職是朝廷爲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
尾衡決先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
從陛下方以捴攬權綱爲得計而不知國勢已
早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
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
未允聽給舍得以審駮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
譏信賞必罰滅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
之使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弭民

然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其所以相生相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旣廣取於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買有預買有泛買有常平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儲和糴有撥發輦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敷名曰和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戶共分皆為虛名無用之物此外

又有茶鹽數配課額贓吏猾胥因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饑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為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呼而從之者飈舉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為梗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為盜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積歲欠負亟與放免

近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蒙陛下詳察而施行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槩已舉矣變危為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之策臣請試為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略素為天下之所信服者為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鷙勇有謀素為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所部分

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略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為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為固旁近州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

恤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恊力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夏戎窺伺中國久矣乘

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西兵而召其將
帥彼或諜知敢肆猖獗又生一患則陜西河東
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常談
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
深計之昔漢文帝時凶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
等三將軍軍霸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
之禮成而去臣願陛下命將帥統六師屯於近
郊訓練士卒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
士氣鎮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
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

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遂遁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纔數驛真宗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為壯在我者理直而有備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呑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以捍敵為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為先不可以為非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避狄難遷岐山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誰與俱況欲合衆智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

以捍難制之虜為宗社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鑑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水變嘗具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寔有所懷謂陰氣太盛則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謫降遠小監當雖抱愚忠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

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
容髮動天以寔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
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機之暇中夜以興仰思
祖宗勤勞積累堂搆昇付之重俯爲子孫蓄衍
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微臣之言夫心之精
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閒何惜榻前
咫尺之地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
衆聚議庶幾芻蕘之言或有涓埃之補臣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

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策本原者五策捍敵者十無一語不切當而罷花石綱罷宮室淫巧尤中忌諱幸而不死不竄者以虜警方亟耳李又玄評

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旨赴都堂議事訖隨宰執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具劄子

臣伏覩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掊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

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雖堯舜修已以安百
姓禹湯罪已以撫萬民無以過也然臣竊謂事
勢迫矣結釁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和之理長
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自河
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
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
危之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
心之所能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爲苟
且僥倖覆蔵隱諱以趣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
爲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

無論蹈夷狄之虞皆在於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消日啓行以慴戎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宻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效死為期無毫髮欲去

之意既務鎮靜又施權謀遣師分屯傍近要害
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陵當如
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
糧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略一鼓破之此中
策也下策爲避狄之計如大王去邠而居岐臣
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户知之亦疑聖
意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
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淮浙
兵二也搜攔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爲此策
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

臣竊痛其不深計而熟念也委陵寢宗廟社稷
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遠適必潰是以中
原畀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臣恐京師
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皇太
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
不得已臣有愚計顧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
言之倘不契聖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
敗必死於亂兵與其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
冒萬死為陛下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
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係陵

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爲救非也本朝及唐
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監國此特國家
閒暇之時典禮 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
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
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
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
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
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
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
度今日人心已搖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

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為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歸依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釋重負享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

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惟
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纓紼帝堯
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物也
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
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上
封事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
宗神靈啓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
於田千秋哉謹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越
俟死之至取進止

金人發難之初便排和議從何處看出虜未薄城即持周亞夫困七國之策迨虜至而可以制其死命者無過于此籌策熟于胷中故應機立辦惜當時不能用耳

胡騎長驅止有死守宗社一策而死守宗社斷無望于積惰之徽宗舍內禪無策矣然內禪是何等事以宋太宗之英明猶曰外人皆推戴太子當置朕何地況徽宗而易以此言進乎非辦要離焚妻子比干剖胷徇國心斷斷不能然欲禪位太子一則曰以死抗敵再則曰以死捍賊三則曰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而以釋重負享安逸以中其所欲得之寔又以體道而輕外物中其所欲得之名此又進言之法也

唐肅宗不即位靈武不足以復兩京而即位之命不出於明皇不足以大正始公倉卒中即慮及於是非析理至精當

君至切者安能辨此　李又玄評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一

#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日淵聖皇帝受内禪公二十六日上實封言事奏狀

右臣伏覩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争事神人交慶海㝢騰歡道君皇帝體道法古應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鬯春宫兹

踰十年孝友之美寔聞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
聽道君皇帝眷佑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
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力然而方今夷狄憑
陵中國勢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
無統攝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
順人欲外攘戎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
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託付陛下之
意哉通者道君皇帝下罪己之詔罷不急之務
蠲煩苛之令除掊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
捍禦之策唱於前陛下不可不和於後造於始

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共鯀兜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聰可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為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既已為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悔前日之非裁告四方不匿厥旨矣則夫左右恩寵之臣造作邊事養成禍胎釁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權怙勢首為兵謀以佞倖之姿據師保之任有如王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奸雄之謀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運花石竹木

以斂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掊斂財賄剥
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眷之私擅
威福之柄招兵自殖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
罪寔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
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
以正典刑而自即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
决斷之詔羣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
付之意上應天心下順人欲而使夷狄知中國
之威逡巡而不敢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
剛照以離明爲宗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

昭若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矣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即位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臣亦宜罷黜愼擇其人以恊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爲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爲臺諫者何以糾官邪而諫主愿冒寵尸祿無補國家噤默不言致危宗社其罪豈淺淺哉

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收天下之心而
降哀痛之詔罪己之言所不忍聞仰讀之人為
之淹泣此誠禹湯之用心也抑畏之極至於感
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
偃然如故恬不為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療
病已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為身謀不
忍捨去而慮他人之軋己也求病之瘳豈可得
哉為今之計正宜深訪博採求人於閑廢疎賤
之間所謂擢卒為將拔士為相者正今日急務
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戇無取惟好讀書深

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異至大嘗具狀奏乞因侍立宣前奏事區區之誠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尋蒙謫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可誣也請以比年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為陛下詳言之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遲今年冬日之至熒惑

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于庭此皆不祥之兆
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故導迎福
祥昔宋景有善言三而熒惑爲之退舍此必至
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
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
光散溢此君道衰弱議論未決之兆也陛下即
位之日日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
祖受命之應此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
殿見羣臣之後蒙氣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
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而未融方中蒙氣復

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者君象君以剛
明為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羣陰伏今如此者
殆陛下即位之初退託謙損未揔權綱之所致
也平時猶可如此今事勢迫夷狄冦邊日有變
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
所以警戒陛下者甚厚顧陛下察臣前之所言
密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典刑過
惡之輕者量加貶謫然後下寬大之詔一切不
問其餘以安反側則主勢强而天意回人心服
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愚直

爲衆所知方陛下聽政之初昧死上狂言惟陛
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道君抑畏之極至感疾遜位而六賊不
正誤國之誅宰相臺諫不任鰥官之罪
是尚謂有刑政乎然誅及六賊可也而
鳴鼓之攻及于宰相臺諫公之所以爲
衆逆的也
又玄評
進呈
論禦寇用兵劄子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
叛遂陷燕山人馬兩項決策深入一項自北方
入者圍安肅軍犯中山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

北方入者破代州犯太原府以搖山東兵勢迫
急宗社可憂而廟堂大臣紛然驚擾初無禦賊
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失事機使四方無所歸
仰而陛下初即大位退託謙損未奮乾剛威信
未立號令未行賢材未登姦邪未去其何以禦
捍大敵保守宗社以副道君皇帝託付之意臣
不敢遠引前古多設蔓詞以瀆天聽謹以管見
具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畫一條陳寔皆至計
伏望聖慈特賜親覽有可採擇推而行之天下
不勝幸甚

一金國入寇合為固守之策遣師命將召募
兵夫廣張聲勢聯營接壘屯駐要害之地
堅壁深塹勿與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
攻戰絶其餉道扼其歸路使虜驚顧一鼓
破之如漢用周亞夫破七國之策前漢亞
夫別傳可以為法

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臣雖不能知其所邀
何事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
禮一也欲得歸明之人二也欲厚索歲幣
三也言我首敗盟約過失四也欲求割河

北之地五也臣愚竊以謂金國欲尊大之
禮當屈體事之如文王之事獯鬻以紓一
時之急無不可者欲求歸明之人當盡與
之遣兵褁送以示大信我辭既直而可以
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匱財之患一舉而
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邀歲幣當荅以
舊約以燕雲歸中國故歲幣所以加於大
遼今既敗盟盡取燕雲之境豈可復增歲
幣爲兩朝赤子之故不敢愛惜且如舊約
已爲過厚至於欲求割地則祖宗境土爲

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之地豈可割以遺人夫夷狄貪婪無厭設使割地復有所求将何以給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賴塘濼為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何以立國當擇辨士奉使以死爭之

一禦捍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為之一人帥大河以北屯於真定一人帥大河以南屯於濬滑一人帥河東屯於澤潞許以便宜從事不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為率擐要堅守慎勿與戰使其有所

顧望不敢深入設使深入絶其糧道徐議攻戰度爲萬全然後擧師虜必退遁

一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爲率擇有權略武勇爲士卒信服者使爲之人材不足則召募武擧及第并曾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略擇識見高遠者隨材錄用責以功効

一諸路募兵全未辦集欲乞會計畿甸禁兵及選諸色廂軍可用者充役及起保甲出內府錢帛召募畿甸之民剌手權充鄉遂之兵優與贍給事畢放還歸農以二十

萬為率與已起發兵通為三十萬分隸三
大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續分撥及屯駐畿
甸
一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轉運使副各一人
専行管勾計置並自中都應副不得搔擾
逐路人民及乞降見錢委京東西淮南兩
浙轉運司高價糴買斛斗應粟米大麥黑
豆皆可充數多方和雇計置舟船京東自
五丈河入京西自蔡河淮浙入星夜疾速
起發應副仍每路料定數目辦集優與推

賞

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與酧奬

一畿甸并近京州縣應官戸馬許留一疋其餘并私戸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直分給将士

一並河州縣具見今守臣姓名揀擇内有疲懦癃老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強幹者換易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

一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塞諸郡按地圖相形勢使各聚兵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有所顧望不敢深入

一夏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當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密通陵寢理宜修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

及募人修備責以近限乘此農隙可以集
事此最不可緩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見在禁旅宜於近郊講武訓
習車駕臨幸以賞勸之勞問將帥如漢文
帝勞周亞夫故事
一措置將帥兵馬如已辦集宜下親征之詔
以鼓士氣以懾敵心如本朝真宗親幸澶
淵故事
一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叙述無法全不
曾該載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遜位陛下

主鬯春宮膺受天命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詔行遲而赦書行速臣恐四方疑於觀聽欲乞別降手詔叙述詳備指事明白依赦書例日行五百里以解四方之疑

一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令募兵赴難竊恐天下騷動別致不虞欲乞降詔罷之起州郡見在禁兵及福建槍杖手湖南北峒丁仍仰安撫鈐轄司選差武臣管押赴闕

一近遣密諭官事屬騷擾欲乞亟罷有所謂

發只直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
應副施行
一令來探報賊兵入境秖是憑常日馬遞急
脚遞鋪兵士深慮不可憑仗探報失時欲
乞逐州各置烽火綽望及差人兵別作一
項白旗探報給降銀字牌爲號優與請給
一東南漕運饋餉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遠涉
全賴發運司措置應副宜選公忠強幹素
有風力之人委以轉輸大計如唐韓滉以
鎮海軍節度使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事在唐韓滉本傳可以為法

右件所陳畫一捍禦大冠二十事皆當今之急務宗社之大計伏望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擇施行取進止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內禪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具奏辭免恩命

右臣被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莫知所措臣竊以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惟時貳卿寔重其

選況今夷狄內侮邊隅動搖方艱難多事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以昭藝祖之丕烈宜有英俊來陪昌期以臣孱庸何足採拔雖往年論事濫得虛名然今日建官宜收寔效寵榮過厚報稱誠難顧寢誤恩以安愚分

論用兵劄子

臣伏領御批降付臣僚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與臣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爲無人在陛下採其說斷而行之而已唐韓愈有言不赦不疑惟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正謂此也易於

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於師之上六稱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
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
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卑辭厚幣靡不順從
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能
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成然功
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爲戒而已臣愚伏望聖
慈深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爲浮議所動則
大功一成中國數十年可以無夷狄之患不然
憂未艾也所降奏劄更容臣來早將上面稟聖

訓謹錄奏知

所上奏劉能與公暗合竟不知所陳者何人亦斯人之不幸也

厲薄都城人皆以爲危公獨謂用兵則其功必成勤王之師集又皆以爲必勝公獨謂用小人則雖成必敗引易處尤切當可喜公於易學雖徹悟于海外流離萬死之後然此時已觀其深矣　李又玄評

## 辭免知樞密院劄子

臣伏奉聖旨除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瓌奇之人以居其任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

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去冬因邊吏
弛備盜據金燕肆其凶威干犯王略太上皇南
幸淮浙羣臣亦有勸陛下為避狄之計者臣躬
述利害回鑾輿之幸為固守之策斯皆臣子常
分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騃加褒用擢自
庶僚不伍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
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
夙夜憂勤深恐勳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
故揀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
晝夜巡警戢姦以安衆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

使預爲隄防忘食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
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連營逼虜使進不得攻退
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
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幾敗大事然
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一日
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徹臣寔無
所與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援頃刻
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叅命出景
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兵馬
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禦賊馬射殺

金賊甚衆是夜臣宿城下明日復列陣與賊相
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其晩求對不可已
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
聖灼見臣愚欵寔無他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
憫其空乏加賜繼金未踰三宿亟畨召命俾還
舊物專為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讒謗欲持平仲
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燾生成
之恩不可為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施隆極
捐軀弗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内侍理宜
彈壓臣躬禀睿旨即取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

首通衢以請羣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
竊惟和議既成金賊擁重貲邀名鎭不戰而得
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乖臣本志兼統軍事豈
其所宜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
衆兵衆隷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令臣既統行
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於舊法未見其可臣
竊謂羯冦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
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間
犒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种師
中使司囬圍以團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

內外人心旣以敉寧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羅困阨良常有功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宗復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士乘時遇主以成功久安顯位何所不可而屛門以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單立一身朝無親黨之昔人之功業而有不貲之讒謗豈得安處寵榮不知戒懼令縱內外粗定未敢亟去若叨冒濫義進長樞庭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

伏望聖慈察臣至誠出於迫切非敢矯飾務爲
虛文特降睿旨追寢隆恩以安愚分不勝大願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辭
免蒙降詔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
隆一時乃副由中之命豈材慚於柱石亦位長
於樞衡輒特至慈求安微分 中謝 伏念臣性資淺
寡學術迂踈常自信其樸忠頗著聞於狂直思
忘身而徇國慕以道而事君抗章隅左史之班
折而爲撓趣召貳奉常之職知無弗爲偶羯寇

之負盟連叛臣以犯順吞噬幽薊蹈籍河山方
國家有警之時藎臣子竭誠之際上皇順天心
而授聖子克成堯舜之仁陛下因民欲而保神
京更邁宣光之業豈繫人力寔賴天功而臣叨
擢任於爾㡬仍倚充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
遑選練六師每揚聲而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
以登陴克張貔虎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逼甘
泉而不恐騎至渭水以何虞俟集援軍式遵廟
筭猛將輻湊各喋血乘勝之有聞壯士雲屯皆
授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並進擬堅壁以相

持使其形勢衰疲粮食乏空指歸路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奮擎而無亡失遺鏃之勞爰邀截而絶疋馬蹄輪之返重幣復得如荀息奉璧之竒貴質來歸笑知罃寘褚之隨惜貪夫之妄作悵幽出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輕兵之動微臣初不預知宣獨斷之威衆讚真莫能蔽揩領備禦之政俾兼宥密之謀鑑照若茲靡捐罔避煞孤危之跡僅免謗傷而驕桀之胡既從和議驚魂未定施表餌以何堪素志不伸覽韜鈐而有愧行即引去尚留須臾將分布勤王

之人且區處復業之衆回道君清蹕於淮浙遂
天子崇養於晨昏彗掃星流晝久逸永寧之至
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寵
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收
身效看山之裴度庶存終始或鮮怨仇倘冒居
右府之先慮莫保畏塗之戒伏望皇帝陛下審
易盈之量崇難進之風曲回渙文矜存確素恐
至於惑譬若載驅以車賞不敢當顧復屠羊之
肆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他可從唯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土地爲人子孫當固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有塘濼以爲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關遣使議和李梲鄭望之等寔任其事而金人所須欲以親王宰相爲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多索金銀物帛之數臣與李邦彥廷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

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
力以畀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羣臣不
合因再拜丐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三俾專治
兵時方艱難故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
與聞然猶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
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而
姚平仲妄作小衂臣亦罷黜而三鎮之詔遂行
方今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
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
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固守不下彼必

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為懐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後數日方遣兵防托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親王至河而返今已爽約又沿路屠戮橫屍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別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為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人心動搖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

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四者皆不可不預爲隄防臣昨已嘗具劄子乞令遣討議之臣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急務無大於此願下臣章詔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綱言戎輅艱險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攘之效敢具陳其悃愊輒躬問於起居 中謝 伏念臣奮自單平驟膺奬擢屬羯胡之入寇違叛將以俱來曾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

日自兵部侍郎蒙恩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充親征行營使既與聞於機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選將遠揚出戰之聲登城守捍寇為堅壁之說器械俱設樓櫓必施金賊於七日夜攻雲澤門次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壕持弓障弩兩兵紛集雖越高墉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斂衆以却退因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復更定於誓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歷障虜歸待命兵戢有時然不備不虞昔

賢之所戒受降受敵前史以爲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入知黠虜之無謀募兵肆来喜王師之盛衆士民生氣宗社必安恭惟道君皇帝睿智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寔通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宴閑從容吳越之奧區觀覽江山之勝境傒四方之無侮表二聖之重歡誓竭駑軀少伸毫髮鳴鑾爲穴遥瞻方外之遊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爲盛衰非徒人爲殆亦天數金賊既陷燕山寖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月初七日迫逼都城刧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鐵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追曉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犬戎之衆蜂屯蟻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

晝番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
直弓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
焚爇雲梯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
賊兵乘栰以強弩射之往往沒溺障汴河水令
歸城壕水勢瀰溢自卯及午賊兵方退却知我
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
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令持
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
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鴟鴞為好音化虎狼
為善類不愛金帛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

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退舍俟犒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情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之兵使虜獨藏所須之數果如期而退夫復何言萬一跋扈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祗遹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於職守不敢負羈紲以從艱難之秋冒處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矢心已明頓首

何悔

乞罷知樞密院事第五劄子

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伏蒙聖慈批答不允仍降旨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眷遇之意所當上禀聖訓不敢復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冒斧鉞之威仰祈天鑑臣前日延和殿奏對因與耿南仲辯論臣謂天下之理明則誠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可以至堯舜闇則疑疑則闇自闇與疑推之其禍則有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

其言不足深採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切寔無他腸不謂南仲銜臣此語及再對壽思殿忽言臣與姚平仲結連二月一日刼寨并言初五日士庶伏闕係陳公輔首先率衆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鼓唱作亂令公輔不可爲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意專以詆臣蒙陛下委曲宣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不付御史臺則罷陳公輔不然則自當乞去無可留之理臣契勘昨来西師既到臣與將帥寔謀用兵嘗於欄前議論八事如扼河津禁抄掠以困金人以將帥之意移

徽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敏种師道等同對寔
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妄舉臣未嘗與知是
夕止緣三奉御劄責以軍令臣始力疾出封丘
門前去策應而外庭至今猶以為平仲之舉臣
寔使之且平仲係受宣撫司節制雖种師道猶
不與聞在臣行營司初無統攝安得而與縱使
與聞止緣國事豈有它故而南仲舉以為罪何
也臣既罷之後擲出浴室院謝絕賓客皇懼待
罪間忽蒙陛下遣中使宣召始知有士庶伏闕
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壓辭不獲

命至斬決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區諒蒙
聖察而南仲指陳公輔專以詆臣何也且陳公
輔與臣初昧平生伏闕之事在與不在臣不得
而知也若南仲果識公輔知其首謀當時誠以
為非自合即時奏劾豈容今日乃至因事上陳
兼公輔之為諫官非臣薦引亦初不與南仲事
而南仲欲以為去就何也臣謂今日禍亂救寧
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為先廟堂之上是非不
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為是朝廷自當付
之有司根治黨與誠果有之臣首當在誅夷之

列若以南仲之言爲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黷闇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辯必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宮祠使歸田里則仰荷陛下生成覆載之恩始終待遇之賜異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允所請取進止

親筆手詔

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廼者厲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恍

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顧以為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為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付李綱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親批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惋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溫詔遽窺雲

漢之章既辯明其謗言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
薄感泣涕零（中謝）伏念臣結約亡奇迂愚有素幸
姤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于常倫
得謗遂生于意外倘非上智昌諒微忠伏蒙皇
帝陛下燭以天光形于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
黷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辯博
陸之譖寔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
職守修政事而攘戎狄方稟奉於廟謨捐軀命
以徇國家誓力酬於天造

論守禦劄子（虜騎出境乞用富弼守禦二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具劄）

子進 呈

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爲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曷常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隙以投欲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横應援曲盡其妙然謂非三十萬衆不可則知

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荊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爲今日防秋正宜用獮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誠上策也所有富獮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慈特賜省鑑採其說而用之取進止

## 備禦八事

三鎮官吏軍民爲朝廷堅守公奏宜飭武備修邊防條具八事以進

一唐之藩鎮所以供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

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
祖宗監之銷藩鎭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
承平邊境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
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眞定中
山河間建爲藩鎭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
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脣齒以捍金
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
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
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倣諸鎭之制則帝
都有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来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来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一自祖宗以来養馬於監擇陝西河東河北

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阻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官

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隤圮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

免三年今三鎭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寔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

一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

#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

宋邵武李綱伯紀著

## 乞修塘濼劄子

虜騎既退乞用李邈措置塘濼戍堡水櫃等事具劄子進呈

臣伏覩种師道詹度等奏金賊人馬已出塞垣朔方保全宗社大慶然虜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之故且懼王師之襲不得不遁其意豈常一日忘割地之約耶深慮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禦之策所當預修契勘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東有塘濼西抵太行中間坦途

不過三百餘里塘濼旣可增廣其他地勢雖頗
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長堤瀦蓄水櫃以爲
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修築城堡屯兵控
扼或設塹穽以虞奔衝茲事甚大非籍能臣未
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
郡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
邈充使專切措置塘濼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
多方應副庶幾克成大功以爲求遠之利

乞修邊備添置參謀編修官劄子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

惰賞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既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敢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賊既退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懲創時方向暑雖暫遠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謂宜及今速爲之備一曰選將二曰募兵三曰訓練四曰保甲五曰馬政六曰繕器甲七曰峙糧草八曰修城壁九曰增塘濼十曰置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退師支吾目前因

未有暇令度其勢出塞決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況西戎跳梁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方艱難乏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衆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濟欲望聖慈許臣辟置參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共措畫條具以時推行如蒙允許容臣續具姓名以聞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靖康元年

五月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以齎御前蠟書間道至太原賞之補訖奏知上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上劄子乞罷

臣前日伏覩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奉行批云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惶懼臣伏念昨者金賊乘虛直犯城闕臣以菲材猥當重任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行訖以聞蓋禀睿旨旬月以來國勢粗定屢曾面奏乞罷守禦使司未奉俞允而邊陲之間賊馬屯泊間道通信欲及機

會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轉資之事徃
徃尙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非臣
敢創爲此也兼臣契勘置司之日蒙陛下須降
空名官告綾紙凡三千道若以委任之專凡此
所降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塡只
用三十一道而已自非灼然委有績效之人不
敢妄與今宸翰以爲專權竊恐聖意有所未亮
也臣聞衆噓漂山聚蚊成雷臣之孤忠困於無
助爰自遭遇未逾歲月而幾於危殆者屢矣仰
賴聖明洞照愚悃故敢尙此黽勉以圖報效而

浸潤日聞聖聽已惑臣之微軀寧復自保夫專權者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甚惡也臣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愛身然竊謂任則勿疑疑則勿任惟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既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樞機之任況臣自比日已來憂悖成疾心力耗盡動輒遺忘深恐有誤國事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致仕得避賢路乞此骸骨歸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始終保全勿使顚沛則臣感戴大恩期於結草

辭免河北東路宣撫使第八劄子

臣昨晚對膺思殿竊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於感慟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除命退伏惟念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于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輒當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膺誤選賊騎既退又蒙擢置樞筦求去不遂既已負非才之責矣今者忽蒙擢為大帥使之出將於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惕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況自頃以來横罹謗議或以為狂率或

指爲姦佞其甚者至以爲收人心而又上煩宸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今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尚如此而况使將重兵遠去闕庭乎臣區區一身誠不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伏望聖慈更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院職事本官致仕退歸田廬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謝賜裴度傳劄子 上令直筆録裴度傳降賜具劄子稱謝且録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上進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八具劄

子辭免未奉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襃語并賜臣
裴度傳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河北河東最
爲根本之地金賊乘虚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
既已侵犯都畿厚載而歸矣而近者雄州奏報
不待秋凉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破忻代以圍
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兵數路
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蔡州數城
之地爲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
與今日士馬其強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
抱孤忠才術疎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

陛下以艱難乏才之故誤有使令以度况臣寔
謂非倫伏望睿明於在廷之臣精加選擇付之
重寄天下幸甚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謂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
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
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
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
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

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燿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覩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虜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于朝翕訿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于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輩踈節其語要輒塵天聽不勝戰汗之至

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臣嘗具劄子以奉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
命伏讀殞涕惶懼待罪乞賜竄責未奉指揮伏
念臣本以書生遭遇盛際常願奮身效命以報
聖知自受宣撫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
辟置官吏選用將佐團結隊伍關請器甲措置
錢糧雇買車馬種種軍須率皆創建非若童貫
譚稹諸事謂成上下應副咄嗟可辦而陛下督
責之峻猶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便使臣遷延
拒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未亮也臣前備員守
禦使司激賞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其專權令

承乏宣撫使司治行量展日限又蒙御批謂其
拒命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于此罪不
容誅陛下方臨遣大帥震揚國威捍禦敵解重
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乎臣
聞軍旅之事非任之專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
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下猶且聖訓如此況
行師於千里之外謗讟交興上惑睿聽陛下果
能亮其區區之忠乎與其進無所成有誤國事
不若知難而退甘受竄誅伏望聖慈罷臣知樞
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

刑選命信臣委以重任臣見居家待罪無任祈
天俟命惶懼戰越之至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深震恐竊念臣智識淺短學術迂踈獨於義命之際素知自信曩者遷謫七年退伏田里不知貧賤之可羞朅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奬致身樞輔不知富貴之可樂徒以
上荷大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去位終亦未果

令孤危之跡讒毁交興罪狀日聞致煩宸翰屢有訓勑令復有拒命之語退自循省莫知所以良自傷悼夫欲效區區之忠者臣之志也至於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宣撫兩路人臣重任事有至難自非陛下不致毫髮之疑於胷中安能有濟臣竊觀聖聽不能無惑於羣言日待清光尚難自處而况可使之統重兵於千里之外哉此臣所以日夜憂懼而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臣於艱難之秋嘗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使遂退休則圖報大恩當期異日

所有臣昨蒙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等告勅謹具繳進乞此骸骨歸于山林臣無任干冒天威惶懼戰越俟死之至

辭免諸疏無關大業存此足以見公所處極難耳羣枉戕輪閭若熒聽易所謂不能遂不能退者非耶 李又玄評

## 論宣撫職事劄子

累具辭免不獲將以六月二十五日出師上劄子論宣撫職事及乞稟受廟筭以行

臣伏蒙眷訓鄉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再三反覆愈亂人意者御荷委寄之重第深感涕臣既已拜命受兵促裝整駕豈復有可回之理

見危致命臣子常分亦無足道但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德乃克有濟今陛下遣臣獨出聖斷臣不量才而受任二三大臣不以爲然使他日果能支捂則已稍有蹉虞仰累陛下知人之明必且以臣爲歸罪之地此臣所以夙夜震懼而不自安也更望聖慈博盡大臣之謀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以報大恩寔區區素願死且不朽冒昧自列無任戰汗之至

## 第四劄子

茲者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闕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黷力祈罷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國事之大非一己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睿筭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略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爲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

冠蓋相望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稱
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
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
臣今日出師爲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
將士或復有小衄必又以臣爲輕擧誤國不知
陛下睿筭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
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
割三鎮之失至今爲梗今日之謀倘或更有差
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
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

行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敢冒昧
言之仰黷天威伏深戰慄

謝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啓行有日特賜臣御筵者授鉞將壇謬總六
師之寄肆筵宸禁猥煩八簋之陳詔語春溫感
顏天通中謝伏念臣奮身寒苦逢世亨嘉祿仰斗
升粗識素餐之恥腹請藜藿初無肉食之謀自
莞樞機空糜廩庾適犬戎之犯順驕遠并門驅
虎士以遄征軍連代北憫其行役錫以宴娛仍

招佩虞之臣以示加籩之寵釘鰵列宿纍鎊帶之內盼先奪流霞灩玉舟而親勸驩騰部曲榮絕典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俎豆豪英觧幪輔弼大亨以養躬節儉以旁招小雅之詩政修攘而不廢己修百朋之錫詎言三爵之過臣敢不仰懷推食之仁力刷飲河之耻取羊豕執俘而獻馘期熊羆飲至以策勳守祖宗之故疆誓不輕於赤壤上君王之萬壽行入賀於紫宸

謝降賜玉束帶戰袍器甲銀絹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啓行有日特降中使賜臣玉束帶一條撚金
線小花紫戰袍一領金笏頭帶一條魚袋全牙
簡一面綠袋全銀五百兩絹五百匹細物五百
匹揀芽小龍茶三千夸椽燭五十條刀劒六口
入馬甲一副金鍍銀纏椅槍一條花角弓一張
箭三十隻爲銀犀皮銷劒一口着總戎兩部曾
未覩於國威申錫百朋已繆承於天寵韓門陖
襯帥幄生輝荷優眷之有加撝虗膺而失措中謝
竊以先王盟府之法賞必示功大臣輿服之宜
德惟稱物凡此焜煌之數當酧瑰偉之勳慨念

臣愚蚤逢主聖叅著銖分之效敢當錫予之隆
屬小醜之未平曾大邦之敢拒猥膺推轂獲與
登壇才乏西平幣仍豐於異錦德非裴度帶有
過於通犀衣以珍袍副之古簡瑚戈寶劍俾親
銳以輸忠鳳彝蘭膏期通宵而盡瘁丁寧示眷
偃傳銜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濟
中興之業力排羣議獨奮膺謀脫三鎮於犬羊
拯兆民於塗炭天聲震疊國勢救寧察臣蚤與
於邊機故此俾宣乎廟筭憫其行役被以寵靈
臣敢不肅整勝兵大摧驕虜期無南下之救御

寬北顧之憂

謝賜鞍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二疋金鍍銀閙裝紫繡鞍轡一副爲銀裝鞍一副者使命來臨天威在望中遣左璫之重載須內廄之良佩服恩榮祗深慚懼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萬化操八柄以馭羣臣念其馳驅之勞錫以騑驂之寵壯元戎之十乘解左服之兩驂偉然神駿之姿被以連乾之飾臣敢不仰承眷眷俯罄愚忠誓不與賊以偕存顧雖捐軀而何

惜餘齡尚在雖無據鞍矍鑠之姿將命不愆或
遂攬轡澄清之志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今月二十五日總師出
門特差翰林學士吳幵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
寵靈下逮已霑零露之恩宴衎俯臨再被需雲
之渥載惟僥冒第劇戰兢中謝伏念臣社櫟散材
康瓠小器力學粗知於忠義逢時竊意於功名
適丁艱難猥叨任使超居丞轄罔著休功繼掌
樞衡蔑聞善狀自惟迂拙每丐退藏未容乞身

而歸更與登壇之選雖忠誠之備篤終天意之莫回禮遇彌加褒榮浸修初肆筵於中禁復申犒於上林天厨具絡繹之珍樂府備鏗鏘之奏雍容和氣感激懦衷下及羣僚亦與榮觀顧寵嘉之莫擬撫爵賤以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覲能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烈脫袍有藝祖之風致此縲生亦膺異數臣敢不力修軍政大振國威獻北闕之俘顧希蹤於前世卻南牧之騎期無媿於古人

親筆手詔

勅李綱卿以鴻樞之柄總元帥之權方庚伏之屆時眷區薄之勤止戴惟忠藎深所歎嘉顧邊警之未寧繄壯猷之是賴以卿舉措爲國安危欲建威而銷萌宜持重以制勝往思毖愼務決萬全卿其勉圖朕所傾竚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錫予便蕃手詔鄭重徒文具耳唐耿之讒譖己深體貌之綢繆尙爾無情寔而事彌文此宋之所以不振也 李又玄評

##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八日伏蒙親筆手詔一道以

臣宣撫河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跪辭丹陛方違咫尺之威捧誦紫泥遹奉丁寧之訓洪惟德意仰見天心 中謝 伏念臣學淺而術迂德輕而援寡驟蒙肩奬超執事機方竭胡蓄鋭於晉疆而燕寇拏兵於朔部長蛇封豕肆毒吾民鋒蝟斧螗扞我天討屬聖神之在念宜俊彥之旁求猥及非才俾專大計寔安危之所繫顧舉措之敢輕負責良深撫躬知畏伏惟皇帝陛下擴至明而在位攬長轡以馭臣任用者必責其有成訓迪者必規其所蔽慮臣輕於料敵故申持重

之言以臣勇於赴功故有裝慎之誠乃形一札以取萬全臣敢不上體淵衷仰循聖詔遵仁皇之秘略參以並行體魏武之新書動以從事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初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上劄子乞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

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潛然涕流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伏望聖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

言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不勝幸甚臣忘生觸死冒進狂言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公在密院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廟廷降旨詔書所起之兵罷去大半公上疏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

句来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
之割三鎮質親王刼取金帛以億萬計驅擄士
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
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
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没亞
邊諸郡寨栅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
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據占
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
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
解圍太原防扼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

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
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
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
河間真定大名横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
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
者觧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
冦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
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
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
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

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荊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捂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荊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抹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荊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

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賚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

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
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
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
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
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
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
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
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寔數姚种二
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衄不
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

者臣以謂非愚則誣矣至於林牙高麗牽制之
說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不來當恃我之有備
則屯兵聚量正令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
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
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
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謂不
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
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
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
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

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第二劄子

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

羅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鮮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唐耿諸奸欽意沮公公不顧閫事防秋兵罷而公不能留公不留而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公總師在道所以惓惓然以進君子退小人為言也李又玄評

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安心職事及蒙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若虜人必

欲三鎭不免戰爭今則解圍之事不可少緩臣
伏讀聖訓第深感懼竊以今春賊馬犯闕倉卒
無備自當議和但一切如其所欲許以三鎭及
金帛之數太多則爲非計臣所以當時與宰執
力爭者正恐貽今日之患非爲不欲和而主戰
也賊馬旣退河北兩鎭幸自保全而太原之圍
至今未解陛下旣出師以解圍又遣使以約和
議雖兩不相妨然虜情狡獪自春徂秋頓兵堅
城之下而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
而議和之使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黠虜

之勢益驕矣且自秋以來沿邊探報金人日聚兵為南牧深入之計朝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今中山河間真定諸郡乞兵告急羽書狎至宣撫司無兵可遣申奏朝廷又只行下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往復初無補於寔用虜騎猖獗復有今春之虞將何以禦之臣累具劄子乞再行起發後來罷止防秋人兵團結弓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為宗社計募兵選將以圖自強無謂和議之使便可恃以為安也如臣書生不習兵法不歷行陣大帥之任誠非所宜

況今春危城之中陛下之所驅策者悉已去位而臣獨以非才尚叨重寄恐不知者謂臣黷武貪功為國生事招致人言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也仰冀聖慈終始哀憐特降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靡捐之報期於異日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金人日聚兵為南牧之謀朝廷日罷兵如無事之日與空文往復無補寔用和議之使一遣便可恃以為安極中當時之病也所謂奸臣在內未有大將得成功于外者也　又玄評

## 乞罷宣撫使表

臣綱言王事方棘顧徇國而捐軀將略弗優敢籲天而請罪與其冒寵榮而誤國曷若乞骸骨而避賢優詔弗俞爍細書之一札孤蹤增厲惕危腸之九迴再瀝愚衷仰干睿聽中謝伏念臣斗筲小器章句陋儒粗聞忠義之風不知軍旅之事分棲遲於巖壑敢希冀於功名屬國步之多艱躐貴游而亟進洊膺聖獎超執事樞俾待罪於西樞復宣威於北部自惟譾薄必至顛隮既懇避之莫從卒懷憂而就遣經營庶務黽勉百為鬢髮為之蒼浪氣血從而凋喪法嚴令具雖

明馭衆之方將情卒驕尚襲近年之弊并門之
圍未解保塞之冦㒷來致此猖狂職臣庸懦屢
祈罷黜未賜允俞伏望皇帝陛下覆以堯仁察
之㢡智念臣才謀淺短不足有爲憐臣疾病連
延誠非避事冀垂寛宥特賜保全盡解兵權俾
歸田畝江湖在望庶自畢於餘生溝壑未塡或
收功於晚節

法嚴令具明馭衆之方公業以大將之才自任矣所以不安其位者以内外不祖應也善乎左侯之言曰虜騎過河一步即公去朝一時也予則曰公去朝一日即公道廢時也是以古之漢主必内君子外小人嗚乎明乎内外之分者始可

與之圖政矣

李又玄評

上皇帝封事 靖康元年冬都城圍急淵聖始以京尹召公至次年四月公始聞召命即率湖南義旅入援至池州聞都城破至江寧聞高宗即位因上封事時建炎元年也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夷狄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淩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

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親征既殺其酋撻攬虜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為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

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
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長久之計其
所邀求一切許之旣割三鎭又質親王又取犒
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
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
者迨援師之集旣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
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刼
寨小衂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
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
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鎭

之兵民為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為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為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為害於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為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刼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

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地
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於中國
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故如
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逮金人遠
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
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用兵當論
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之初金人初
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邊
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
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

能攻退不能却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
擄即行掩擊則糧餉絶而虜可圖矣既歸渡河
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
廷皆不以為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
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盗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
而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盗賊
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曽不為
之捍敵則何憚而不再来何為而不盡取哉若
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
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

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鬪腹心怯
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
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悔而
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況于虜廷生靈陷
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也
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爲宗廟社稷之所顧依萬
邦羣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
下聖躬得脫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
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
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

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動羣聽孝友之
德寔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秋
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
拯生靈之危殆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
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
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
意爲如何而二聖之辱寔不共戴天之讎和豈
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
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或爲豪傑之所據塞

通畿甸易為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之人撫御皆散而為盜賊兵力益弱経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為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

轉危而爲安也且害菑之臻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寔長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寔盟諸侯司馬晉羅聰曜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況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倘能嘗膽勵句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駕馭豪傑攬用賢材法創業之雄謀葦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靖大憝漢以再興況

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後百
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秋高
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梧四海且有橫流
之勢可不為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為其所
當為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
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庇民又嘗願以忠義
自奮以徇國家之急當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
操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
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意以為變異不虛發
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

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為曲突徙
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因而遷謫
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
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
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
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備兵之策其意以
為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
之有備宜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
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家寔為焦頭爛額之客
而忌嫉者衆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

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議為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絶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羣情嗣登寶位悲喜

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於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況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爲然臣願陛下深考漢唐三帝與藝祖太

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于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于心術之中矣臣以踈遠未覩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籲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于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是于古確論能戰而後和則所以和者在我虜氣懾而我之力強于是而許之和則敵人德我而和可久不能戰而專請和則

所以和者在敵虜氣驕而我之力詘于此不務自強則敵常挾我而和卒不可成此景德靖康之明驗也乃殿鑒不遠而建炎紹興之間和議之使復翕然于道路誰秉國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援師日集而亟求和又不務所以和雖我愚也彼有所以愚我者也金人日造釁以寇邊而許和自若雖彼巧也我有所以售其巧者也彼有人焉粘罕是也彼能用之言聽計從故不半載而蝕天下之半我有人焉忠定是也我不能用之言不聽計不從故不半載而失天下之半天之生才以為天下也使彼有其人又使彼能用之以毒華使我有其人又使我不能用之以張狄嗚呼天耶數耶

和戰之所以不決者以其不能任君子而為小人之所間不能斷大事而為細故之所搖故公于召用之初首以見善明用心剛致望于高宗究竟不能用公

而卒至不振者英哲不足故也此時公尚未覿高宗而其終始事業一言豫決者豈非精誠之極神先告之耶 李又玄評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臣綱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負罪黜幽方懼濵於死所宥過用舊乃幸許於生還叨秘殿之華資膺天府之重寄恩光併集圖稱為難敢冒貢於悃辭以仰干於鴻造 中謝 伏念臣迂愚有素結約亡奇顧造道之弗優乃逢辰之過幸秉史筆於政和免臨之日與國政於靖康龍飛之

初直道以行孤忠自許但知愛君而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初被中傷若沙蝨之射影終遭巧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杼而下機會蒼蠅變白而為黑必欲擠之死地豈徒竄之蠻方賴仁明之燭幽俾孤危而假息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離寤寐懷君恐墮黠胡之姦計果聞鐵騎再犯金城號令阻隔者半年烟火斷絶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下常夢清都而身滯江湖之濱莫陪義旅痛心疾首泣血忘生忽承召命之須倏若沈痾之去雖韓安國起徒步以為內史

而張子高由亡命以刺冀州方之所蒙詎足為
比顧以材力綿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馳騖不
足之秋已試罔功力辭乃可然念宗社危急國
家艱難二聖拘甚危之城四方駭不存之地乃
君父憂辱之日豈臣子辭難之時率勵軍聲誓
清國步舳艫啣尾破巨浪於長江旌旗改容觸
畏景於隆暑碎身何有隕首以之伏遇皇帝陛
下應天順人纂圖繼統英武震于夷狄孝悌通
於神明攬用賢材駕馭豪傑勵枕戈嘗膽之志
有濟世安民之心而臣憂患侵尋志氣凋落抑

強扶弱詎堪牧養於細民修攻攘戎庶可圖上於方略伏望收還成命以穆師言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指軀未晚先朝露而塡溝壑結草爲期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寔封者尹釐京邑之劇冒貢忱辭延登揆路之華遷須渙號方修政攘戎之多故須經體贊元之寔才自揣非宜誠難叨據敢籲天而有請良蹐地

而靡容中謝臣聞自昔中興之君必得非常之士相與同德以克有功傳說之相武丁濟巨川作舟楫之用周宣之任吉甫憲萬邦有文武之姿光武起於南陽鄧禹為之羽翼元帝興于江表王導為之腹心因時施宜亦克用乂况於撥亂反正大有為之主豈無高識遠略不世出之臣洪惟國家混一區宇七聖之創業垂統威靈在天兩朝之繼體守文德澤漸世屬強鄰之逆道困中原以作謀神都失金湯之虞翠華有沙漠之幸天命未改真人以興開府建牙虎步大河

之外膺圖履極龍翔興王之都固將嘗膽思親
枕戈待旦葺積年之蠱壞新函夏之觀瞻張皇
六師緝熙庶績以雪二聖之辱以伸中國之威
宜有傑材來佐休運方茲天步艱難之際寔非
瑣屑僥倖之秋如臣者器不逮人學未聞道識
迂用拙世知斷斷之無他志廣材疎自笑落落
而難合偶然遭遇獲與政機已試罔功坐致衆
毁之銷骨既衰多病重以積憂之熏心去魑魅
之域而已幸於賜環造雲龍之廷而方期於被
霧丐歸故里以養餘齡豈謂皇帝陛下黙而識

之於衆言殽亂之時舉而用之於羣陰閉塞之
日考擇其相濫及非才顧蚊力豈足以負山而
螳臂安能以當轍一身何有雖知取義而捨生
斯民所依大懼妨賢而誤國伏望皇帝陛下收
還成命旼檢其人持危扶顚允迪棟隆之吉力
小任重免貽鼎折之凶豈獨微臣自幸於保全
蓋於萬方同資於慶賴敢輸悃愊仰冀哀矜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